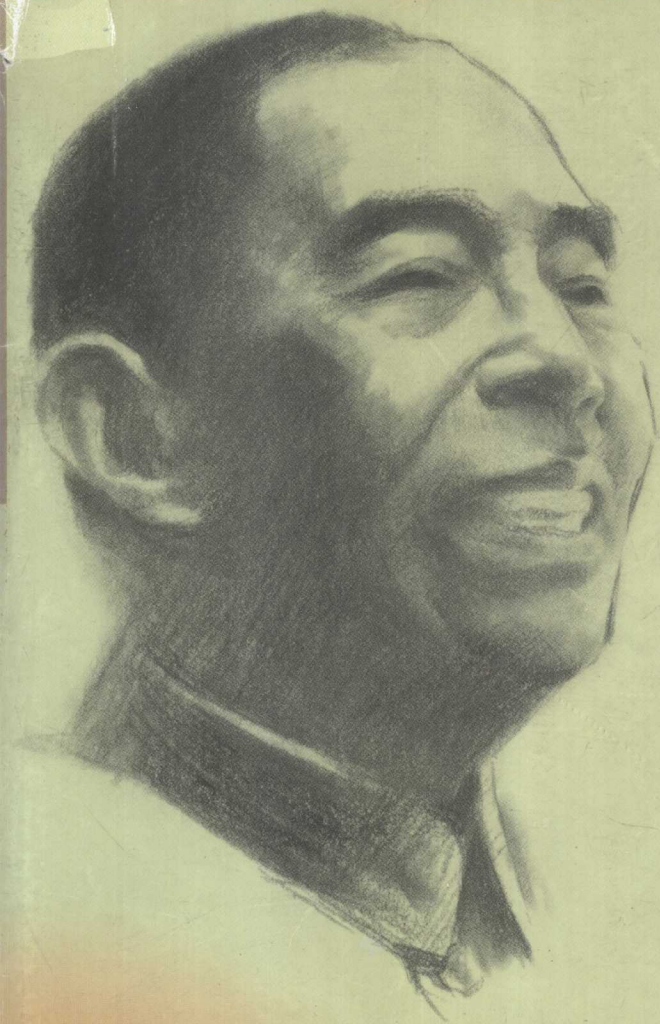


中国短篇小说精华



茅盾短篇小说集

韦 韬 谭桂林 编

· 湖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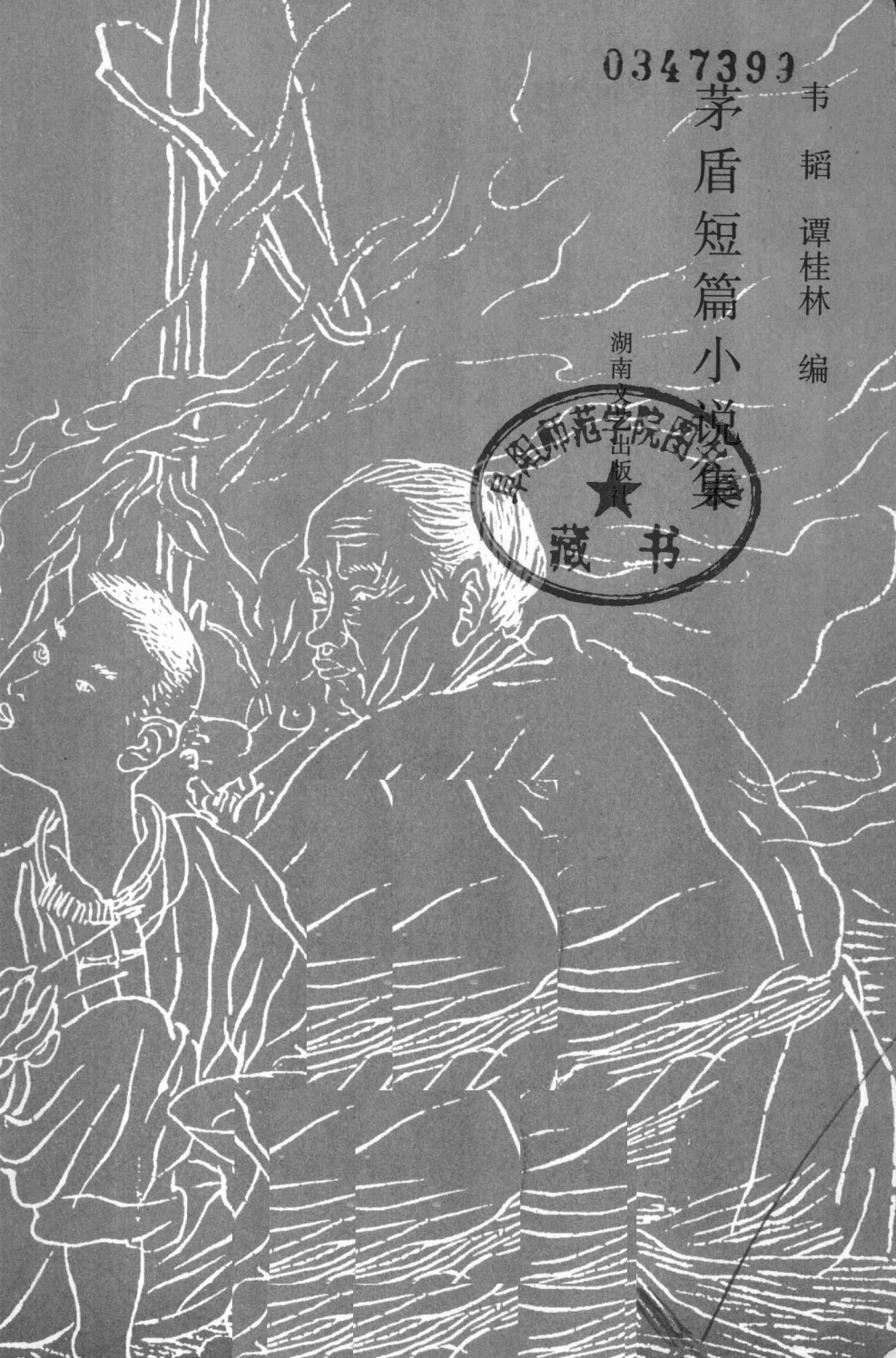
0347393

茅盾短篇小说集

韦韬 谭桂林 编

湖南

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茅盾短篇小说集

韦 韬 谭桂林 编

责任编辑：曾昭来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插页：2

字数：214 千字 印数：6,001—10,5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655-6}{\text{I} \cdot 1319}$ 定价：15.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410004)

中国短篇小说精华
●茅盾短篇小说集●

前 言

茅盾第一篇短篇小说《创造》于1928年发表时，他已经是现代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早在1921年，他与叶绍钧等共同发起文学研究会，用自己远见卓识的文学批评为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27年秋，因参加北伐革命而遭当局通缉的茅盾蛰居上海，足不出户，伏案十月写成长篇小说《蚀》三部曲，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一次不小的轰动。在显示出自己雄厚的创作实力之后，茅盾成了一位职业作家。他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

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① 这最早的一批创作也就包括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的五篇作品。总体说来，在20年间的创作生涯中，茅盾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中长篇小说方面，短篇小说的创作往往是作者某一时期创作宏图的补充和延续。作者对某些素材深有感触不吐不快但又不足以展开为中长篇，于是就以短篇小说的形式表达。这样，由于茅盾本人的才华出众，功力超群，而他对短篇小说的写作又惜墨如金，轻易不肯动笔，因而，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数量虽然不算丰裕，但其中精品很多，像《春蚕》、《林家铺子》等作品无论是在表现社会现实变迁的深刻性方面还是在艺术形式的完善与精美方面，都堪称现代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

作为一位曾经为“为人生的文学”极力鼓吹过的著名批评家，茅盾在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中坚定不移地贯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破现实”^②，是他为自己的小说创作订立的基本原则。正是这种基本原则的指引，使茅盾的小说创作具有非常浓郁的时代气息，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鲜明地感应到时代脉搏的律动，领会到一个“真正的勇者”在透视现实、追踪时代方面所体现出的可贵的探索精神与批判意识。可以说，茅盾短篇小说创作在题材方面的相对集中正是作者对时代主题准确把握的一个结果。收入本书中的《创造》、《自杀》、《一个女性》、《诗与散文》等早期作品，虽然都是以青年女性为主人，而且又都披着“恋爱的外衣”，但这些作品之

① 《从牯岭到东京》

② 《写在〈野蔷薇〉的前面》

内在精神却是对那些在大革命失败后想颓唐已经没有退路、想奋进又找不到目标的知识青年们迷乱心灵的展示。正如茅盾自己所说：“不论她们的智识和经验是怎样地参差，不论她们的个性是怎样地不同，然而她们都是在人生的学校中受了现实这门功课，且又因对于这门功课的认识之如何而造成了她们各人的不同的结局”^①这里所谓“现实”当然是指大革命这“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

如果说上述作品集中写大革命失败后青年们的精神苦闷，所透视与分析的现实情景更多地局囿在心灵方面，那么，写于30年代早期的《春蚕》《秋收》《林家铺子》等一批作品所关注的对象已明显转向政治经济的现实情景。这种转变的发生不只是个人兴趣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时代的焦点话题已经由大革命失败的普遍苦闷与彷徨转向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中国农村经济和民族工业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略下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对茅盾而言，这种题材转变跨度是很大的，因为茅盾作为知识分子亲身体验过大革命的生活，那些无地彷徨的人与事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但是写农村、写金融对这位长年从事新文学运动的职业写作者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据说，《春蚕》的创作，是由当时看到的一则报载消息引发的，那则消息的大概意思是“浙东今年春蚕丰收，蚕农相继破产”。这则消息激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但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茅盾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故乡，对农村的生活来一番实地考察。很显然，写《创造》一类作品，是作家体验了人生以后来创作，写《春蚕》一类作品，则是作家为了写小说而去经验人

① 《写在〈野蔷薇〉的前面》

生。茅盾之所以冒着失败的风险实现题材转换，其宗旨非常明确，这就是要形象地把握住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性，要让自己的小说参与时代对重大问题的思考与对话，使自己的创作始终处于时代思想的最前沿。这一转换深刻地体现了茅盾关切社会政治、关切民族前途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作家“以百倍庄严而快乐的心情，再加以百倍的黽勉惕厉，来迎接这新时代诞生前的阵痛”^①的献身精神，同时，也体现出茅盾对自身的综合素质与创作实力的充分自信。在现代文学史上与茅盾齐名的几位小说家中，巴金侧重于从情感、思潮方面展现时代精神，老舍侧重于从风俗文化的视角来记录时代风貌，而茅盾则着重从政治经济的层面来揭示时代主题，这种特定的艺术视角构成了茅盾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

茅盾的短篇小说还有一类引人瞩目的题材，这就是对小市民意识的讽刺与批判。《赛会》写小市镇居民迎神求雨做赛会时的种种心态，在无聊的企盼中掩藏着的是各人对自己利害的关注；《赵先生想不通》中的“看低主义”正是市民人生哲学的极好概括；《搬的喜剧》中的黄先生夫妇在困难到来之前毫无主见，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他人的行为上，这种患得患失的市民心态最终使他们被命运小小地捉弄了一次。《有志者》中的那位自封为“天才创作家”的主人公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他尚空谈、好安逸、抱怨环境、意志薄弱的精神状态里深深根植着的正是小市民意识。《过年》一篇写尽了小职员家庭在内乱频仍、物价飞涨的社会环境中的窘困与愁苦，作者对这类小职员的生活遭遇充满了同情与怜

● 《“七七”感言》

悯，但对他们那种逆来顺受、刻板麻木的生活态度也予以了深刻的批判。现代中国灾难深重，革命风云潮落潮起，无数革命的先觉者为了拯救民族而前仆后继。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革命者抛出的头颅只是成为无聊看客赏玩的把戏，先觉者洒下的热血也被迷信的小市民蘸在馒头上用作了治病的“秘方”。愚昧麻木、冷漠空虚、患得患失、卑琐苟且的小市民意识像汪洋大海一般隔断了革命者与广大群众之间应有的沟通。因而，对小市民意识的批判一直是以思想启蒙为基本特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在这方面曾经拥有一批杰出的作家，其中无疑也包括茅盾。30年代中期，茅盾曾称赞叶绍钧“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地，写实的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的人生。”^①这个评语用在茅盾自己的小市民意识的批判方面，其实也是很贴切的。

如众周知，茅盾是从一个卓有成就的批评家转入小说创作的，多年的批评活动为他从事创作准备好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明敏的文学史观。这些前期准备对茅盾短篇小说艺术风格的形成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茅盾在小说中对于人物心理描写的特别重视就是这种重大影响的表现之一。茅盾在对西洋文学史的考察中认识到“心理解析的精微真确”是西方近代小说的最新潮流，正是这种潮流促进了20世纪世界文学向内转的总体趋势。为了使中国新文学更好地同世界文学接轨同步，茅盾自觉地在小说创作中将人物心理刻划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如《创造》基本上是通过君实的回忆、联想、沉思等心理活动，来表现他创造“理想夫人”的计划之破产以及他对自己“创造”结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果的困惑与茫然。《自杀》《一个女性》等篇也大量地借用了幻觉、梦境与内心独白来细腻地描写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在《春蚕》中，精彩细致的心理描写仍然贯串作品之中，不过，老通宝在养蚕过程中的希望、幻想、失望等等复杂的心理活动已经融化在选种、备具、借债买叶、窝种、卖蚕等一系列动作描写里面，茅盾的心理描写的方法由静态开始转向动态。过去，许多论者欣喜地认为这是茅盾在向传统小说技法的回归。其实，这种动态心理描写是茅盾“继续探求着更适合于时代节奏的新的表现方法”的一种成功尝试，即使说它是一种回归，也不能以此贬低或者抹杀西方小说静态心理描写的艺术价值。茅盾早期短篇小说中较多地采用静态的、直接的心理描写，一方面，这些人物心理本身布满了社会生活与矛盾的重重投影，并非悬空虚浮的，另一方面，对于人物的本能、潜意识、异态或梦幻诸领域的揭示，也使小说的笔触延伸到了集体无意识的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积淀的层面，这无疑加大了作品思想的深度与力度。作为一位高明的小说家，茅盾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40年代中他采用日记体写作《腐蚀》，不仅通篇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而且大量起用幻觉、错觉、梦境等属于潜意识的表现手法，在错杂的意象、跳跃的联想和颠倒的时序中来展示一个青年女性背着沉重的罪恶枷锁走向自新过程中的心灵绝叫。由此可见，茅盾对直接、静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功力深厚，而且实在是情有所钟。

五四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现代短篇小说是从西方文学中移植过来的，许多新文学作家最初创作所依傍的只有自己读过的一些西洋小说，对西洋小说技巧的摹仿是随意所至，偶然性很大。在20年代初期从事创作的短篇小说作家中，除鲁迅、叶

绍钧等个别作家出手不凡，在艺术形式上有较高造诣外，大多数作家都对短篇小说这一新兴形式的特征不甚了然，在创作时抱着一种任意挥洒的浪漫态度。相对而言，由于茅盾于创作之先已在理论上对现代短篇小说艺术技巧有所研究，对于中国新文学短篇小说的形式技巧的建构与完善有了明确的自觉意识，因而，茅盾创作伊始就显示出了自己作为一个技术型作家的当行本色。茅盾的小说在结构布局上总是苦心经营，非常注意情节的起承转合、腾挪跌宕。《创造》中一开篇就写到了君实送给娴娴的生日礼物象牙兔子上的“丈夫”二字已被刮去，设置下一个悬念，到小说结尾又通过君实恍惚的眼睛落到这个象牙兔子被刮过的刀痕上。这时读者已经了解到了娴娴的人格追求与精神向度，了解了娴娴与君实之间的思想差距，悬念自然也就冰释。《过年》中赵先生鼓足勇气为儿女买的年糕给小孩们带来甜蜜的期望，然而小说结尾笔锋一转，让年糕被耗子拖走，使小孩们突然如落冰窖，最后大家分头寻找，终于从一黑暗角落处找回半块密密麻麻啃满了洞的年糕，一波三折，前后呼应，结构相当精巧。正是经过这些波折之后，赵先生一家为追回半块年糕的欣慰心情，让人读后倍觉辛酸。短篇小说创作由疏于技巧到讲究技巧，这是新文学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短篇小说自身发展与完善的需要。因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发生，只有在节制中追求自由，在法则中获得空灵，在严谨中显示舒展，才可能出现传世的精品。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具有鲜明的、自觉的技巧意识的茅盾用自己精心营构的作品为现代短篇小说艺术形式的成熟与完善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至于茅盾小说语言风格的典雅婉丽，从容裕如，质感鲜明，意韵生动，处处都显示出一位文学大师的泱泱气度，不仅在文学史意

义上属于经典之作，而且对于今人的创作也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谭桂林

1996年8月4日写于岳麓山下

中国短篇小说精华

●茅盾短篇小说集●

目 录

前言 [1]

创造 [1]

他在妻子身上实验着理想女性的创造，然而在创造“成功”之时，他的内心却充满幻灭与困惑……

自杀 [32]

她有赴死的勇气，却缺乏足够强壮的意志去面对永远准备着窥探别人秘密的无聊的他者。

一个女性 [52]

她有天真的心，从爱人类而至于憎

恨人类，终成为不憎亦不爱的自我主义者，并在自我主义中葬送短暂的一生。

诗与散文 [85]

爱情是诗，肉欲是散文，他在诗与散文相继失却之后，决意前进谱写人生的史诗……

小巫 [100]

在一个本是弱者的不幸女子身上，承载着家庭与社会双重樊牢的挤压与摧残……

林家铺子 [115]

风雨飘摇的现代民族经济，像一艘无舵之舟，沉没在官匪合流的现实漩涡之中。

春蚕 [159]

丰收，中国农民的传统梦想，而它的孪生兄弟却是灾难……

秋收 [185]

笃守经验的老一辈农民在惨痛的经验中走向觉醒……

当铺前 [216]

柜台边举起无数的手，每一个小小的包袱都在无声地讲述穷人家惨痛的生活史……

水藻行 [229]

只要贴近自然，物质的贫穷掩不住生命强力的勃发，体质的孱弱背后也凸现出人性的尊严。

大泽乡 [248]

九百戍卒揭竿而起，点燃起中国农民斗争的不灭火种……

赛会 [257]

失去了往昔庄严的古老习俗，激起的是小市民无聊的兴奋与空虚的企盼。

赵先生想不通 [274]

在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里，永远“看低”的人注定了永远“想不通”。

有志者 [284]

一个为自己的无能寻找理由的人，永远在环境的抱怨中一事无成。

搬的喜剧 [306]

生活的真实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难免不被命运所捉弄。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317]

含而不露的讽刺，活脱脱地展现出一个自称为“真正的中国人”的真正丑陋的灵魂。

过年 [330]

一个小职员年关时的生活窘困，诉说着小人物在动乱年代的无量悲哀……

大鼻子的故事 [356]

繁华都市中一流浪孤儿的奇遇，展示着卑贱者顽强的生命力与向善的精神。

报施 [379]

好人得到好报，一个善良的谎言背后掩藏着历史的真实与酸辛……

列那和吉地 [393]

忠诚淘气的狗与温情的主人之间的一段动人故事……

附录： [409]

中国短篇小说精华
●茅盾短篇小说集●

创 造^①

——

靠着南窗的小书桌，铺了墨绿色的桌布，两朵半开的红玫瑰从书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边探出来，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带了几分“你奈我何”的神气，冷笑着对角的一叠正襟危坐的洋装书，它们那种道学先生的态度，简直使你以为一定不是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赛银墨水盒横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洁的吸墨纸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对。纸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旧信。那边西窗下也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8年4月《东方杂志》第25卷第8号。曾收入《野蔷薇》和《茅盾文集》第7卷。

有个小书桌。几本卷皱了封面的什么杂志，乱丢在桌面，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杆自来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其处凝结了一大点墨水，像是它的黑泪，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一只刻镂得很精致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红眼睛，怨艾地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把它挤倒了，——现在它撒娇似的横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嫋嫋三八初度纪念。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过的。

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更左，直挺挺贴着墙壁的，是一口两层的木橱，上半层较狭，有一对玻璃门，但仍旧在玻片后衬了紫色绸。和这木橱对立的，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是一个衣架，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再过去，便是东壁的右窗；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壶茶杯香烟盒等什物。更过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这里有一扇小门，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椭圆大镜门的衣橱，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柚木床，和那珠络纱帐子，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和衣橱成西斜角的，是房门，现在严密的关着。

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天蓝色沙丁绸的旗袍，玄色绸的旗马甲，白棉线织的胸襟，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宽紧带的短裤：都卷作一团，极像是洗衣作内正待落漂白缸，想见主人脱下时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镂花灰色细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台的矮脚边，须得主人耐烦的去找。床右，近门处，是一个停火几，琥珀色绸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旁边有的是：角上绣花的小手帕，香水